

官板

通鑑答問

卷三

			九三〇五	漢書門
	一七〇五			
五〇〇五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九三〇五	九三〇五			漢書
一七〇五	一七〇五			
五〇〇五	五〇〇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05
冊數	5 (3)
函號	297 156



通鑑答問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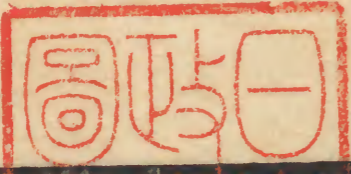
淺草寺藏書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高帝

樊噲諫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或問樊噲之諫此興亡之大幾也沛公待張良之言而後聽何歟曰噲非謀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聽微良之言幾於失天下矣湯始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吳入郢而處楚之宮鬪辛聞之曰焉能定楚與民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卷三十一
同欲則興從已之欲則敗沛公始入關見宮室帷帳
重寶婦女遽有留居之意此所謂懷與安實敗名者
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一
縱與吳處楚宮何以異哉不惟項羽攻之諸侯誰不
仰關而爭者紛華盛麗以樂愒憂志驕氣惰心醉智
昏其能戰且守乎孟子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沛公從
諫如流還軍霸上三章之約除苛解媯秦民獻享辭
而不受若時雨降民大悅人心之歸天命之集也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知其志不在小蓋定天

下者存乎志豢於安樂則其志滿耽於貨色則其志
荒其滿其荒以志之小也志大則公乎天下不私乎
一身爲百世之謀不爲一時之謀范增善於覘敵矣
樊噲武夫也凡沛公之失而進諫辭嚴義正廩廩爭
臣之風乃與子房不約而合其識慮遠矣項羽有一
范增羽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增也默無一言
以諫視武夫之噲猶不逮况可以抗子房哉漢有人
而興楚無人而亡於斯已決矣雖然人心惟危至可
懼也高帝能納諫於咸陽不能不縱欲於彭城置酒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高會不備不虞大棄其師身危僅免噫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不役耳目百度惟正此帝王正心之學也惜
漢之羣臣無能格君心者

三老董公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

或問胡文定公曰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
秋復讐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
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
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然則
漢王縞素之師假義而行其合於春秋歟曰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示誅
亂臣討賊子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書衛人殺州吁于
濮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也故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舉一事可見矣陳恒弑君夫子沐浴而朝
請討之弑逆人倫之大變人人得以致討鄰國不討
則爲佚賊魯之君臣能從夫子之言以正天地之經
周道可復興矣而莫之從也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
侯守此地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臣弑君有常不
赦戰國時春秋之法猶未泯天敘有典豈以世變改

易哉。項羽弑義帝，負覆載不容之惡。鹿走中原，相與角逐，未有聲罪而將天討者。董公正春秋之義，明羽之爲賊，師出有名，而人心感動，師直爲壯，而士氣奮勵。羽雖暴彊，懍乎司馬九伐之誅，而黨賊之徒心寒膽落。羽欲不亡，得乎董公之言，不但滅羽而已。王莽之篡，絳衣大冠，復高祖之業，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曹丕之篡，左將軍信大義於天下，武侯出師曰：漢賊不兩立，昭昭若揭日月。此大綱正人倫明之效也。春秋天子之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夫。

韓生 酈生

或曰：韓生出武關之計，酈生取敖倉之策，皆所以困楚而使之力分，食盡也。良平之智不及此，何歟？天下有無窮之才，人才有無窮之智，惟不自用而能用入者，乃能合群才以爲才，兼衆智以爲智。趙奢解閼與之圍，而先據北山之謀，乃出於軍士之許，歷條侯會滎陽之兵，而右走藍田之謀，乃出於道旁之趙涉，信乎才智之無窮。古之人所以稽於衆謀及庶人詢于芻蕘也。方楚漢雌雄未決，競逐於滎陽成臯間，迭

為勝負謀臣如雲猛士如雨未知制楚之策也出宛
 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轅生取敖倉絕糧餉
 以饑其師其謀發於酈生於是堅壁不戰養銳以待
 其敵東馳西騖使之疲於奔命則轅生之為也鴻溝
 之分太公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垓下之功則酈
 生之為也二生之納說非難高帝之能聽為難楚兵
 困而漢業成始於是矣天下固多奇士哉然而酈生
 馮軾下齊不免臨淄之鼎工於謀國而拙於自謀固
 無憾也若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

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高於酈生遠矣賢
 者一言濟時救民而爵祿不撓其心不可與辨士說
 客並論也嘗觀集古錄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云當
 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
 宅扶樂蓋轅生陳人濤塗之後良之遠祖也史失其
 名碑亦闕焉併書以補班史之遺

羽與漢約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或曰鴻溝之約已定良平復說漢擊羽約可背歟曰
 此張子房之謀陳平助之而已秦滅韓楚殺橫陽皆

子房必報之讐也。君臣天經地義之所在，子房爲漢謀，所以爲韓也。秦將距嶢關，旣啗以利而欲連和矣。子房曰：「因其懈怠，擊之，非失信於秦也；爲韓報秦，不可不擊也；羽約分鴻溝，已解兵東歸矣。子房曰：「今釋弗擊，是自遺患，非失信於楚也；爲韓報楚，不可不擊也。子房義與秦楚不共戴天，必殄滅之以伸其志，大義爲重，小信爲輕，矧羽也。智勇俱困，兵食俱竭，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縱之不攻，則子房不能雪橫陽之恥，漢王亦不能攄義帝之憤矣。故合信越之兵於固

陵，多助之，至恭行天罰，決勝垓下，獲醜東城。漢王縞素出師之舉，子房間行歸漢之心，凡以爲此耳。昔者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夫蒲人之盟，猶可負，則嶢關說而復擊，鴻溝約而再攻，爲君復讎也，奚議焉？」

叔孫通起朝儀

或曰：叔孫通所制儀，漢史謂之儀法，謂之儀品，今可攷歟？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天秩有禮也。春秋

通鑑卷三十一
時晉不知殺丞魯不知尚羔去籍于戰國火于秦而禮大壞矣叔孫通之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是儀也非禮也通豈能知古禮哉太史公謂秦采擇六國禮儀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然則野外所習長樂宮所行皆秦法也在易上天下澤履君臣之尊卑有常然而乾下坤上爲泰上下交而志同尊卑未嘗闕絕也至秦尊君抑臣以商鞅之法廢周公之典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尊德樂道臣其所受教鹿鳴之賓其臣伐木之友其賢此意不復見僕隸之臣諾諾

唯唯頓首而請昧死而言爲火水之未濟而三陽失位爲天地不交之否而天下無邦秦祚弗延職此之由漢可以監矣而械繫及於相國獄吏貴於功臣賈生有堂無陛之歎此叔孫通襲秦之罪也雖然通俗儒也焉知禮自西晉之亂典籍泯絕而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湮滅不傳沈文阿所云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今亦不可攷三禮疏引通所作漢禮器制度唐初尚存今學者不知其名物也矧三代之禮乎六經樂已亡而禮無全經雖漢禮與律

令同錄者猶不得見之有志古學者所爲發憤太息也。

陳平六出奇計

或問陳平六出奇計其事可悉數歟曰古之謀人本於正而奇生焉後之謀人出於奇而詐生焉正而爲奇猶不失其正也奇而爲詐一時之利悠久之害也夫子以正譎論齊桓晉文若陳平之奇亦晉文之譎歟以平傳攷之所謂奇計者大畧可睹其間楚亞父也敵國相傾之術李斯尉繚之故智不足以爲奇也

其夜出女子榮陽東門也使無紀信捐軀誑楚平之計亦不得施矣君臣以義相接以信相孚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所以保乂王家也僞游雲夢以禽韓信是教高帝以詐也君疑其臣臣貳于君叛者並起高帝傷于黥王之矢僞游之計實啓之至於平城秘計特救急之下策耳匈奴見羸弱而伏奇兵以平之多智曾不如一婁敬旣無料敵之謀又無制勝之術至於危地而後爲不得已之計作史者諱而不言以爲世莫得聞其祕也乃所以爲恥也舉四事而觀它可

知矣竒不失正其唯子房乎平終身竒譎謀兵則有餘謀國則不足廷爭不若王陵之正誅呂不若絳侯之果其以功名終幸也

陸賈前說稱詩書

或曰詩書火於秦天下無誦之者漢興陸賈始以雜說賈其爲儒者歟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高祖不知學也當時言詩有齊浮丘伯高祖過魯其弟子申公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而高祖不能用也言書有濟南伏生教于齊魯之間至孝文時乃詔掌故往受之而

高祖未嘗問也浮丘隱而不見伏生耄而後有聞此高祖不學之過也古者立教造士莫先乎詩書陸賈辯士也耳剽口誦而稱述之若二南之正始二雅之言政典謨訓誥之軌範帝王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賈何足以知之其言湯武以爲逆取順守此戰國駁雜卑陋之說其著新語不過秦漢之失得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不以孔孟之訓格其君賈焉得爲儒者哉挾書之律未除遊學之路未廣大風之歌曰安得猛士而已求賢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

而已。通經學古之士不在列也。次律令申軍法定章程制禮儀。孔氏六藝之傳不得與也。孝文好刑名黃老。而詩書以異端廢。孝武有表章之名。而詩書以空言廢。孝宣有講論之名。而詩書以法律廢。是詩書之道未得一試所存者章句訓故爾。漢終於雜霸道。而士以經術爲祿利之資。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亦可歎夫。

置酒沛宮擊筑自歌

或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何以

爲霸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之。其心則霸者之心也。昔者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武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周公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者守天下之道如此。若猛士可與除亂。不可與守成。秦有王翦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戾。太子盈之柔弱。帝屬意於趙王如意之類。已適庶之分未定。變故邇在閨闈。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真賢實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

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夫子緩頰史而急蕭牆，帝豈未之思乎？且漢所謂猛士，莫若信、越、布、敖。功高猜貳，相繼夷滅。韓信、陳豨襲跡而動，故人之縮亦不自保。猛士其可恃以守天下乎？彊如周昌，不能留趙王之行。智如子房，僅能致商山之老。帝何以爲歲暮之託乎？帝之詔有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夫周文之事，非帝所敢望；齊桓身後之既，帝亦念及此乎？是以知王道悠久而無弊，霸功淺近而易毀。此霸心所以爲高帝累也。君子臨大節

而不可奪，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非武猛者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一於用猛士而不慮其必亂邦，此唐太宗誤於託李勣也。漢之大臣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爾，而不能止諸呂之不王。它日平勃之謀幸而成，否則漢其殆哉。

過魯祠孔子

或問高帝不脩文學，何以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阬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

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帝雖不說儒學然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三軍縞素爲義帝東伐此三代取天下之義其天資暗合於儒儻有真儒若孟子者引之當道使之經綸大經建立大本正家以法遇臣以禮興起先王之遺文措之事業則孔子之道可以復行漢其三代矣。

惜也帝之所用如叔孫通陸賈之徒陋儒俗學不能以道致君而尊崇前聖之美意不得見於爲治之用蓋非漢廷諸臣論卑識淺不足以佐下風歟張宣公有言高帝資質最與儒學相合而最不喜學武帝元帝最號爲喜儒而最與儒學相背兩者常相違而恨魯一生不爲高帝一出也其知言哉吁上不聞大道之要下不被至治之澤漢無真儒故也。

欲易太子

或問高帝從諫如順流至欲易太子何諫者之不入

歟曰帝王正心之學不明久矣仲虺誥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謂制心者明天理以遏人欲使心有所制而不敢肆也高帝誅秦蹙項功軼千古而困於一女子之娛欲以孽代適大功易立而本心難保人欲易流而天理難持一念之敬肆天下安危存亡之大幾也張良叔孫通從容啓沃不務格非心於未萌攻邪心於未縱而力爭於已然難矣然而高帝之心不盡蔽也張良招四老人帝幡然而改創業垂統之初幸而無失雖不能正其心而本心之

明猶在也光武中興之君而以私愛易儲嗣唐太宗之英武而廢立之際幾不能自決是又在高帝下矣

惠帝

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妨民者

除挾書律

或曰此三者皆爲政急務蕭何爲相未之行也曹參而後行之然則曹參不但守蕭何之法歟曰秦項旣平叛亂繼起蕭何知秦之敝而未暇革也曹參相惠帝則天下畧定矣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參

之所行亦蕭何之舊規也。自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爲禁。而民不知有孝弟。秦北爲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頭會箕歛。財匱力盡。而民不知有力
田。於是始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自時厥後。置孝弟
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之元年也。置三老孝弟力
田常員。文帝之十二年也。復孝敬。則武帝元朔元年
之詔。賜孝弟力田帛。則元符元年之詔。皆自是啓之。
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繇此而致也。自鞅斯趙高。任殘
賊之吏。行督責之術。漢興。秋荼凝脂之慘。未盡洗也。

於是始省法令妨吏民者。自時厥後。除妖言令。高后
之元年也。除收帑相坐令。除誹謗律。文帝之元年二
年也。除錢律。除田租稅律。戍卒令。又見于文帝之五
年。十三年。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繇此而致也。秦律敢
有挾書者族。高帝不好詩書。尚仍秦舊。伏生之書藏
而未出。浮丘之詩私相傳習。高堂之禮。竇公制氏之
樂。皆湮鬱未發。自秦焚書。至是二十三年。自漢滅秦。
至是十有六年。藏書之禁始除。然守文之君當塗之
士。鮮以收拾遺經爲意。河間獻王始得古文先秦舊

通鑑卷之三十三
書周官尚書禮記之屬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帝始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始陳發秘藏校理舊文鄉使入關之初收博士官所職之書三章之約併除挾書之律則口授不至缺謬壁藏不至斷爛五三載籍之傳周孔制作之文不若是之泯也雖然曹參能行此三者亦可以爲賢相矣

張辟彊謂陳平曰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權由此起

或問李德裕謂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

其然歟曰辟彊孺子焉知國家大體爲呂氏謀不爲劉氏謀也陳平畏死患失而從之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平當危疑之際儻能以社稷存亡爲已休戚何至遽以兵柄屬后戚哉平巧於謀身而慮不及國一聞辟彊之言喜於脫禍而國事不暇恤焉得智劉寒如灰呂沸如湯平之罪大矣所謂大臣者從正而不從邪爲義而不爲利平無所不從又具臣所不爲也呂氏之權陳平實起之王氏之權張禹實起之武氏之權裴炎實起之三臣之罪一也鄙夫可與事君哉

漢以南北軍相制。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若唐之諸衛也。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爲北軍。若唐之左右羽林也。昔者成王之顧命。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發命者冢宰。傳命者二臣。承命者師尚父之子也。兵事之嚴防。危慮患之密若此。今也惠帝殂。而名他人之子。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大臣媮合苟容。惟呂氏之聽。悉舉中外兵權以授之。高帝之業且墜於地。誰執其咎。以四皓調護太子之功。議者猶謂軍中不

左袒。則四皓之安劉。乃所以滅劉也。况陳平之從。辟強謀。身不謀國。爲呂不爲劉。其能免於首禍之名乎。異時誅呂之功。不足以贖黨呂之罪。董子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雖然。平不足道也。王陵周勃於此時。領南北軍。以制諸呂。喻中外。以高帝之威德。孰不雲合響應。漢宗不至於幾亡矣。惜陵勃之失此幾也。

高后

議欲立諸呂爲王

或問王諸呂之議。王陵既爭，陳平周勃又爭之。其事可以已乎？曰：非劉氏而帝者，諸臣奉而君之，無異辭。非劉氏而王者，或從或否，不係漢之存亡也。其失在於以兵柄授呂氏。太阿在手，孰敢嬰其鋒？曰：帝而帝，曰王而王，拱而聽之爾。春秋魯國之賊，皆先得兵權而後動於惡。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公子慶父主兵伐邑，於莊公卽位之二年，仲遂搃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始於擅兵，終於無君。春秋書之爲萬世戒。呂氏將南北軍，其爲翬慶父遂

之帥師也大矣。陰凝冰堅，異姓偃然爲帝，何有乎？白馬之盟，王陵爭之於末，何益哉？外戚握兵，未或不危。亡。王莽之爲大司馬，竇憲梁冀何進之爲大將軍，不防於微，不辨於早，威權旣奪而國從之，自呂氏始也。呂后稱制八年，再易主，若委裘殲諸王，若刈草，幸其自斃，產祿皆庸人，平勃得以收其功，不可以爲人臣之法。

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或問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袒有左右何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袒左唯有受刑者袒右故觀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於是皆左袒而爲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高帝之餘澤在人者未遠呂氏之餘威強脅而莫從北軍已屬太尉城外之兵皆爲漢用矣南軍雖猶屬呂產而無外兵之援產至

殿門弗得入則宮中宿衛皆漢之兵矣齊王襄倡義于東滎陽之將待變于外諸呂已爲几上肉故太尉先入北軍猶張柬之用羽林以復唐也將相同心慮無遺策或以左袒之令爲非蓋未攷古禮爾

代王卽位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或曰文帝入未央宮用自代來者摠兵柄不如唐裴度之入蔡也曰自世變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操天下之大權夏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夫子錄之爲萬世訓。兵者國之神器。君之大柄。福威惟辟。征伐自天子出。罔不在初。詰爾戎兵。張皇六師。雖成康之隆。儆戒不忘。况大變之甫定乎。漢南北軍在京師。郎中令掌禁衛。始也權移於呂氏。今又權歸於大臣。平勃雖忠。然處變與處常異。常時則君臣之分定。權在上而不在下。有變則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之。則君弱臣強之漸。將不可制。文帝夜拜宋昌以收兩軍之權。張武行殿中。以收禁衛之權。乾坤開闔。風雷迅厲。一夕而軍國之紀綱以正。君臣之堂陛

以嚴。雖有示人不廣之迹。其意則天下之至公也。帝之此舉。若私於用親臣。實所以全大臣。故平勃皆以功名自終。若宣帝之待霍氏。尤爲大將軍。子爲中郎將。兄孫領胡越兵。壻爲東西宮衛尉。假其權以養其惡。優之乃以害之。然則文帝其可輕議哉。

文帝

有司請蚤建太子

或問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卽有建太子之請。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高帝初爲漢王。二年立子

盈爲太子。此漢之家法也。以高帝之豫定。猶牽於如意之愛。惠帝繼嗣不明。遂有易姓之變。稱制之僭。厥監不遠。有司所以固請也。呂獻可諫行議建儲貳之賞。謂漢史載豫建太子。但云有司不著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言之是公於天下。賞之者私於己也。蓋漢俗近古。上無私恩。下無貪功。與後世異矣。然文帝知豫建。而不知豫教。周勃灌嬰。知爲竇氏擇師。傅而不知爲太子擇師傅也。用智囊之術。所習者刑名。逞博局之忿。所尚者刻薄。賈誼選端士正人之言。

聽之藐藐也。帝王之學不傳。而垂裕詒謀。視詩書所稱。有愧焉。文帝天資粹美。豈大臣無以格其心歟。自漢而下。人君以建儲爲諱。若唐之宣宗。後唐之明宗。其終也。官寺擅置君之權。宮闈起稱兵之旣。是皆不學之過也。古者不諱危亡。賈誼謂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文帝不以爲諱。彼諱言建儲者。其能長有天下乎。文帝可謂知爲君之道矣。

還千里馬令四方毋求來獻

通鑑卷之三
或問文帝却千里馬而不受四方之獻其後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然則一馬之還可以致天下之富歟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西旅貢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文帝之詔與聖王之事古大臣之訓若合符節昔者穆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肅爽幾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平公恃之以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夫受一馬之獻若未爲民害而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四方聞風爭以珍奇中

其欲怠荒驕逸由是而生愁怨離畔由是而起此屈產所以亡虞也武帝因大宛之馬窮征遠討發卒十八萬及其軍還入玉門者纔萬餘人得善馬數十匹而已所重者畜馬所輕者民命人君可不謹所好哉吁文之殷富武之虛耗可以鑒矣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文帝有焉此帝所以爲仁也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其克紹祖烈者歟

問一歲決獄錢穀

或曰決獄錢穀勃曰不知平日有主者然則平爲知

治體歟。曰：爲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忽其事而不知者，非也；諉其責而不預者，亦非也。周公作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言刑之重也。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言財之重也。惟刑與財各有攸司，而周公實治其要。司寇蘓公式敬由獄以長王國，周公特告太史以爲後法，重民命以培邦本也。無逸之戒，以萬民惟正之供，常貢正賦之外，無橫斂也。一刑或誤，民生必傷，一費不節，民力必困。周公豈徒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念不到此哉？夫一歲

決獄可以見法之繁簡，俗之厚薄，一歲錢穀可以見國計之盈虛，黎元之息耗，此真宰相之事，勃之少文，因不知其職，平乃責之廷尉。治粟內史是亦未知其職也。獄寃而放紛，財聚而愁怨，其可理陰陽順四時乎？明刑協中，非臯陶懋遷，粒民非禹稷，而曰卿大夫各得任職可乎？當是時，秦之餘俗未改，公私之積可痛，平爲大臣，莫之省憂也。知治體者，漢相唯魏相而已。四方異聞，逆賊災變，輒奏言之，且言風俗尤薄，殺父兄及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不曰責在廷尉也。秦

發倉廩振乏餒所以周急繼困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不曰責在治粟也若陳平之言其流弊將爲王衍房瑄之清談矣王制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又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王制者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也是爲宰相之職愚謂文帝之間爲切問陳平之對爲空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

或曰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史謂孝文好刑名之言吳公之名豈以刑名之餘習歟吳公薦賈誼而史謂誼明申商亦有所合歟曰按公卿表孝文元年吳公爲廷尉二年張釋之爲廷尉攷之本紀元年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詆言之罪皆吳公爲廷尉時也秦之苛法密網至是盪滌豈有刑名之習哉循吏傳稱吳公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豈可以學事李斯而議其疵哉吳公之後繼以張釋之蓋孝文天姿寬厚欲平獄緩刑曷嘗以

刑名爲治哉。漢朝之儒唯賈生。其言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不能不雜於申商。吳公稱其通諸家之書。非以明申商薦之也。吳公雖無傳。而廉平不嚴爲循吏之首。其在廷尉如陽春之解陰凌。斯民生意旣剝而復善政無赫赫之名。所以爲賢歟。荀卿之徒有李斯。李斯之徒有吳公。賢不肖在人。不在師傅也。

賈山上書

或曰。賈山借秦爲論。漢興以來上書者。始見于此。類陰侯灌嬰武夫也。而騎從者有斯人焉。文帝不能用。

何歟。曰。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蓋家庭之講習文獻之漸濡。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矣。謂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亡。言秦之失者。未有切於此也。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自孟子之後。斯言絕響。一旦聞韶箭之音。鳳皇之鳴焉。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廷。其言偉然。可以起衰俗而激頽波。非豪傑之士能之乎。雖有唯陛下所幸之語。開人君自恣之端。然片言未醇。不足以累大體也。其後除鑄錢令。在五年之夏。山復

上書諫而帝終不用史但云終不加罰以廣諫爭之路而已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鼂錯帝以日食之災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而嘉言讜論如山者乃不見錄又何賢良直言之求乎噫賈山為騎於灌嬰與馬周之客於常何一也常何能言馬周而灌嬰蔽賢不能舉不足論也文帝受言而遺賢不能若唐太宗之用馬周豈君臣遇合之難歟山之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儒者鬱於戰國尼於暴秦至漢猶未獲伸穆生白生申公韋孟在楚轅固胡毋生

在齊帝能招延而咨訪焉則多士以寧之效庶幾周之盛矣惜帝之不能為文王也士生於文王之後者其不遇可勝數哉

賜民田租之半

或問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三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文帝賜民田租之半不幾於貉道乎曰秦簡公七年初租禾田之有租始見于此董仲舒謂秦除井田田租二十倍於古漢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則儉於周矣漢初接秦之

敝民多背本趨末。賈誼說文帝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於是開籍田以率耕。又賜今年半租。此二年之詔也。晁錯言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邊食足支五歲。郡縣足支一歲。於是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此十二年之詔也。明年除田之租稅。以積粟之多也。文帝兩詔賜今年半租。未以為常法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則以為常法矣。然而都鄙廩庾皆滿。太倉之粟充積。露積腐不可食。君民兼足。亦曰節儉而已。故為國以義為利。未有利於國也。以利為利。未有不害於國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於文景見之。世祖中興之初。師旅未解。用度不足。乃行什一之稅。建武六年。軍士屯田糧儲差積。詔三十稅一。如舊制。蓋自孝景之後。遂為定制也。若年穀不登。則毋出田租。郡國被災。什四以上。則毋收田租。大旱則勿收田租。史不絕書。此文中子所以稱漢制盡美於郵人歟。

虎圈嗇夫口辯

或曰嗇夫代上林尉對亦盡職之吏也而張釋之言其利口捷給則尉之默默可取歟曰變風俗者必尋其原商俗之敝在於尚言也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康王所以命畢公也周公作立政曰勿以儉人成王作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厥官所以反商之敝也自戰國縱橫之士掉三寸舌以簧鼓諸侯秦廢詩書崇法律君子長者之道微俗吏刀筆之習勝巧言鮮仁者衆木訥近仁者寡利口覆邦家若蒯通之流颯

馳波漫雖絳灌以功臣爲相少文多質而舊染未易革也進一嗇夫則險膚刻覈之士攘臂而起何以成忠厚豈弟之化釋之一言是爲漢四百年永命之本告訐易而禮義興其機在此萬石君不言而躬行李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風俗之篤厚人才之淳實如此武帝以後氣象大異汲長孺不能用而用多詐之公孫弘舞知之張湯長者之言不復聞而漢道衰矣噫言顧行者爲君子才勝德者爲小人不唯人君用人之法亦學者取友之戒

張蒼爲丞相

或問張蒼好書博聞以文吏爲相非絳灌比也而不能興起儒者之學何歟曰儒者不用於世久矣劉向別錄云虞卿以春秋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則蒼所學者春秋所師者荀卿也漢初左氏傳出蒼家則蒼之學不止律歷也明春秋之義以佐其君正綱常辨名分決大事斷大疑經綸天下之大經壹以春秋爲繩墨則漢可以爲帝王之治攷之於傳不過推漢爲水德推律調音以定法令程品而已而未嘗以春秋

之學施之政事淮南王長之罪蒼嘗議之而請論如法之奏不能全兄弟之恩也肉刑之除蒼又議之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不能廣欽恤之仁也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止於明習圖書計籍賈生所謂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者安能以聖人之遺經措之相業哉其後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是以聖經爲司空城旦書也夫子制春秋以俟後聖其終不行矣夫

周勃下廷尉

或曰絳侯有誅呂安劉氏之功文帝下之廷尉不以議功少恕微薄太后之言亦曰殆哉或謂帝之繫絳侯所以全之其然歟曰遇大臣以禮待功臣以恩未聞係縲而困辱之也漢襲秦法君臣之際不以禮義相接韓彭誅夷之慘鄼侯械繫之暴高帝不能改於秦也至文帝習以爲常帝之疑絳侯始於非社稷臣之對繼以率列侯之國之詔君臣之義已睽上下相疑而被甲持兵之事起雖張釋之爲廷尉而獄吏之貴自若此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者也帝

因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然古者師友其臣漢直以徒隸視之景之於周亞夫武之於竇嬰元之於蕭望之成之於王商哀之於王嘉摧折粹抑至東都而益甚豈非高文詒謀之失歟或曰張釋之於犯蹕盜環則爭之絳侯之繫不聞其抗奏也爭於小而不爭於大豈亦視以爲常歟曰太史公謂積威約之執自商鞅李斯以是爲常法漢之君臣恬不知怪張蒼爲相未嘗救文帝之失明絳侯之忠况廷尉乎故曰漢襲秦之罪大

除盜鑄錢令

或曰除盜鑄之令以不能禁吳鄧不若不禁也曰吳王濞卽山鑄錢尾大難制謂之不能禁可也鄧通一幸臣賜以銅山使之自鑄是與人主分富貴之柄也周官予以馭其幸此豈所當予歟它日申屠嘉爲相檄召困折之如待奴隸何不可禁之有益文帝仁厚欲省刑罰滌煩苛故除其禁非爲吳鄧也自禹湯鑄幣周立圜法有泉布之名有輕重之權民不得專其利也秦惠王三年初行錢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漢

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文帝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蓋以錢輕而多僞非嚴刑峻法所能止莫若更其制而得輕重之中弛其禁而省刑辟之繁鼂錯謂鑄錢者除爲寬大愛人其知之矣武帝更以鹿皮白金更以三銖赤仄不但吏民犯禁之多而大常不收赤仄者爲城且汝南太守不用赤仄爲賦者爲鬼薪則法令之密可見矣自造白金五銖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以是觀之文帝除盜鑄之禁以紓天下之民豈不仁哉

賈誼上疏

或問賈誼言可爲痛哭者一。謂諸侯强大也。新書分爲七篇。何歟。曰。朱文公謂新書乃其藁草也。又問。可爲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一。不載於傳。何歟。曰。新書論足食勸農者。是流涕之一。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與足食勸農爲一。又問。顏師古曰。可爲長太息者六。至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呂成公曰。見於傳者有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其二。可得聞歟。

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史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史取爲太息之二。言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等齊篇論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太息者六。粲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傳傳。今在大戴禮。蓋以新書傳職保傳胎教容經四篇合爲一。朱文公謂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識其言之要者。今攷是篇。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氏。

之記載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疏於禮義廉恥反復言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友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曰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此言薄俗之末變也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莫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曰俱亡恥俱苟妄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曰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笮仲霸者之佐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笮氏四維告其君益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廉恥所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脩禮義者也論語

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以異乎凡民也戴天履地而爲人誦詩讀書而爲士而棄禮義捐廉恥無以異乎秦之民亦可愧哉誼有經世之才所言皆漢之治體唯此四字可爲學者之藥石而廉耻又立身之大節人之所以爲人士之所以爲士舍是則違禽獸不遠矣賈其耻舍車而徒君子喻於義也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小人喻於利也賈生有審取舍之說

除秘祝

或問祕祝移過於下其秦所以亡乎曰湯誥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秦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此以民之過爲已之過也湯改過不吝說命曰無恥過作非惟恐過之不知知而不改也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股肱孔子以爲知大道宋景公熒惑之變不移于相與民子韋以爲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秦禁誹謗誅詆言民怨而弗恤惡稔而弗聞李斯分過而秦之罪不分於李斯也祝官移過而秦之禍不移於羣臣

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之愚不亦甚乎文帝之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古帝王之盛心也詩云自求多福又云求福不回文帝有焉祠官致敬無有所祈謂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可謂正辭而無愧矣其顧命曰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可謂敬德而惟一矣武宣之後黷于祭祀何足以進於文帝之盛德哉

擊匈奴逐出塞卽還

或曰文帝遣將擊匈奴逐出塞而還不壹大治之何歟曰六月之雅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盡境而還毆之而已常武之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言振旅而歸武不可黷也帝卽位之初將軍陳武等議及士民樂用征討以一封疆帝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二十三年之間治外規摹不易於此匈奴入寇遣灌嬰擊走之不窮追也單于遺書報以無負約不逆詐也募民徙邊而備禦固積粟塞下而兵食豐先爲自治之謀隱然安強之勢張相

如之長者樂布之烈士並爲將軍非生事要功者也逐之出塞亟命還師六月常武不專美矣然帝未嘗一日忘武事也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戎兵之事不敢怠弛也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封疆之臣不敢遐遺也嚴尤謂周宣得中策若文帝之待匈奴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同符周宣尤不稱文帝何哉

鼂錯對策高第

或問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舉自此始然未有應是詔者十五年再舉始得一鼂錯何其

才難歟。曰：書云：敷納以言，言非文辭之謂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不顯乎言也。以文取士，自文帝始。帝親策三道之要，垂問四者之闕，將以廣箴諫之塗，求經濟之實也。錯乃對以親事法宮之邪說，大功數十之諛辭，豈虛心待賢之意哉？武帝以後，若公孫弘，又在錯下文。文中子稱洋洋黽董公孫之對，蘇氏謂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黽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愚謂董子非黽公孫之儔也。尚論者當有區別賢良之對，正

大讜直在漢一董仲舒，在唐一劉蕡而止耳。其它則科舉之空言場屋之小藝，不足觀已。

新垣平言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治廟

汾陰欲祠出鼎

或問：新垣平言汾陰出鼎，至武帝時，鼎果出於汾陰，平乃以詐誅。何歟？曰：平既誅，而方士之誕復用於武帝之時，汾陰得鼎，安知非方士之飾詐，欲以神新垣平之術乎？司馬公作原命曰：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眚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

孫氏禪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爲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皆無益於事，以是觀之，數術之言驗於後者，猶若此。况新垣平玉杯之詐，已見其誅宜矣。是以恠神聖人所不語，奇袤之術，君子遠之。

申屠嘉責鄧通

或問申屠嘉爲相之威風，折辱幸臣而幾殺之，亦文帝有以重其權歟？曰：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奄寺嬪御之政，宮中之次舍，王宮之士庶子，皆領于冢宰之官。此周公輔導成王之法，脩身齊家，清明純粹，以爲平天下之本。大臣格心之學，莫先於此。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丞相受制於中車府令，外內之疎昵不侔矣。漢高帝近一宦者，而大臣不得見，樊噲是以有排闥之諫。文帝能使幸臣畏宰相，而朝廷肅然。有泰山喬嶽之重，申屠嘉可謂有古大臣之節。文帝不學周官，暗與之合，英主之所行也。逮景帝時，內史錯貴幸，而嘉自絀，丞相之權始輕。

周亞夫議徐盧等侯謂丞相議不可用而丞相遂無權逮武帝重中朝而輕外朝嚴助等與大臣辨論而公孫弘數詘石慶請治近臣所忠乃受其過贖罪而丞相克位矣又其甚者王嘉奏董賢而不免於禍東都三公之權移於臺閣楊秉劾奏中常侍尚書召掾屬問以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對以申屠嘉詰責鄧通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於是尚書不能詰然而若秉之舉其職者鮮矣諸葛武侯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出師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歟抑嘗謂文帝之明能斥鄧通而去之則通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佞人也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短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群臣於其親不行三年之服豈亦文帝爲之歟曰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薛宣爲丞相其弟修持母服宣謂二年

服少能行。兄弟相駁。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建光中尚書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謂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官豎不便。忠奏遂寢。是大臣之服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之。安帝復行。而又廢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桓帝

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刺史二千石下及中官皆不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顧命。廢天下之通喪。此非景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注文帝紀。謂二十六日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失之。其說孰是。曰。劉貢父以翟方進傳二十六日爲證。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常衮傳。禮爲君斬衰三年。漢

文帝權制二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二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然則二十六日之制始於漢文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應氏之說。辨顏氏之誤。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三十有六月。諸儒張東之破其說。而元感論遂廢。然漢以三十六日易月。亦有是說矣。若人君之禮。諸儒之議。茲不偏舉。

以德化民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歟。曰。蘓氏謂紀無可書之事。然非無可書也。敘傳所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帝之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玄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於勝殘去殺。以帝之天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制度。則教化浹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知聖王所以教民者也。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詔。繼以百姓無內

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
 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湯火
 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
 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於
 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蘓氏稱宋之仁也愚於
 文帝亦云

通鑑答問卷第三終

通鑑答問卷第三終

文苑

